

精銅
印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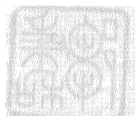
孟子集註

上孟
中孟
下孟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B212.72
(3)4

孟子集註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蓋曰惠文也。王三十五年與樞摩洛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三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從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

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

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古聲。廢於魏。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

有執管之禍。乘，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也。也，釐定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忠其君。其意之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聖王之以結

意。此章士也。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人欲則求利，而害已隨之所萌。存養之至，則利之歸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察而明也。夫是公曰：余頃嘗言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言而數也。曾子利誠亂之始也。天子字古利，皆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不為利，但身以利為心，則有○子

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為內同。沼，池也。鴻雁之大夫者，庶

也。此章士也。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人欲則求利，而害已隨之所萌。存養之至，則利之歸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察而明也。夫是公曰：余頃嘗言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言而數也。曾子利誠亂之始也。天子字古利，皆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不為利，但身以利為心，則有○子

也。此章士也。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人欲則求利，而害已隨之所萌。存養之至，則利之歸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察而明也。夫是公曰：余頃嘗言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言而數也。曾子利誠亂之始也。天子字古利，皆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不為利，但身以利為心，則有○子

也。此章士也。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循人欲則求利，而害已隨之所萌。存養之至，則利之歸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察而明也。夫是公曰：余頃嘗言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言而數也。曾子利誠亂之始也。天子字古利，皆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不為利，但身以利為心，則有○子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聲 反

歲音 祈采 音菜

聲於 反

鹿之臺。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詩云：經始靈臺。大雅。

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

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靈臺之文，靈臺之名也。營謀為也。政治也。不日

不終日也。巫遂也。言文王戒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也。爭也。靈園靈沼，皆有園中有沼也。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

澤貌。鶴，白頸於數美。麟，物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則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

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害，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名。當時

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有，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亡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

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

也？寡人，諸侯自稱。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也。凶，歲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

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

邱坊 本作

批輝 忽反

批音

家夏 瓜反 粥余 六反 治平 搏聲 本反 之穢 從歲 飢餓 從凡 按洪 武正 額江 禱庚 力伯

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也。言此以譬言鄰國不邇，其民惠王能行，是以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徒，罟音古。

去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從之也。不可勝食，多也。罟，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而不得網，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鷹隼擊，不擊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木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即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容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貴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全，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復皆從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木五十者不得衣也。蓄養也。時，謂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甲，重也。丁，罷也。反復之意，蓋皆事父母者。孝，蓋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杖在直。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服治禮教，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飢寒也。此言盡法制節之詳，極裁賦輸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三

少去
聲數
明

徒去
聲下
同

又復作振
反狀通音
振振通音
財財財
京財財
聲財財
並去
聲去

用反
重且
路其
連反
左右
聲去
聲去

上 子惠 卷一 梁惠王

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字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多餓死人也。發發倉廩。賑賈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

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得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不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之意。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庖有肥

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敏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

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思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思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

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僞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求草為人。以為徒。僞謂之窮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僞。則有面目。機發而末。

似人。義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孝氏曰。為人君者。因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預刻而

志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

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去聲。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晉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魏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

又最欲地於秦。文與楚將昭陽戰。數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當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室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

附通
才性
反穿
聲去

做音
教本
坊本
及我
下有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首所裡及做易皆去聲。稱以且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稱耨也。畫已之矣。謂忠以實之。為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故而又有限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也。彼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

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溺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卒吾

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過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史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之子名蘇。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語音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多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音。孰

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者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大音扶。沛音如田雷。

作猶古字。借周後多微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若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己。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五

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普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無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童子曰

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獨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

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歆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

曰將以斃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

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說音核合上聲釁音斛觫音速與羊聲○胡此齊臣也釁鐘新鑄鑿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鑿

郤也釁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說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

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王曰然誠有百姓

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

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喜實有知者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與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

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愚平聲○異性也隱痛也擇猶

別彼
列反
聲去

又復
反扶

太坊
本下
同奉

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也孟子說此難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

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

以君子遠庖厨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然錢文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牛則其理未以而無所

坊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為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王詭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

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恍惚七本反度待澄反夫我之夫音

而不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

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係為不用恩焉

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輿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

而物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閱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稱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僭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直其為長之為者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

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其心固有不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老兄人之老謂人之老兄功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

治也不能推恩則刑罰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

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後也。權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

齊必以權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

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諸辭士戰士也構結也蓋

以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是樂殺戮之牛者故特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

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殺之所誘者獨在於老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

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

奉作
裁音
利

強作
種訪

若作
如本

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登登為肥。押為高。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與同。朝音潮。使。近音。嬰。李。之。人。也。已。若。助。解。辟。開。廣。也。朝。發。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在。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豈。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其。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解。朝。小。國。楚。天。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各。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天。小。體。弱。非。所。論。矣。盡。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慙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指。與。言。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九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群與
憚同為於度反

足_{○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

之善。故民之從之也。_{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

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哉。_{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云}

本矣。_{孟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制
民之產之法也。趙氏

曰八口之家。次上里夫也。此王政之本。當生之遊。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

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遺教也。故以刑民之廢者之。此章言人君當出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遇推其不忍之心。以行

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身又功利之私。不能擴先以行仁

民雖以孟子及廢晚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信。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

為去 聲 闕云

衣去 聲

樂音

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音好齊音內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

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

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字聲樂樂字音皆洛。獨樂

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為音音。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所鼓樂。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所田獵。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樂子六反類音也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樂音也疾音頭痛也蹙音也類

類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從盜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

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

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也。包含徧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

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

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怒平

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赫赫然怒。馳爰於也。旅，軍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欲。徂莒

謂聖人使仇但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

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

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無罪，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

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文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知文武之高，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

能斷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衆，則能除暴殺民以安天下。張敬天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

義理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

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

同。雪宮，離宮名。言人若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

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居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民同樂者，亦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焉

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太坊 秦守 去聲 北音 反 又扶 反

賈音 古 僻 反 辭 泰 反

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陸里反，招與詔同，商六反。成告命也，出舍自負以首民也，與發發倉廉也，天師官樂

也。君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曰微，為軍，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當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允，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巨能當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王不能推而用之，情哉。○周天子來巡守，朝諸侯

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之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

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

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音奇，奴，鰥，姑，頌，反，哿，工可反，鰥，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春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最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其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鰥，老而無妻也。寡，老而無夫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賀哥也。鰥，音倮。○王曰：

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

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

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五

入民坊本
人作坊
本如坊
本如坊
本如坊

父京
本如坊
本如坊
本如坊

難去
本如坊
本如坊
本如坊

去上
本如坊
本如坊
本如坊

水反
本如坊
本如坊
本如坊

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既公劉居稷之曾孫也詩
大雅公劉之篇積善積德無底曰索有底曰寶皆所以盛銀糧也戰安集其人民以光天其國家也敗奔也楊鐵
也爰於也啟行吉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矣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
則其於王天下
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
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
心志盡感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綠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天王也亶父天王名也來朝
走馬遊狄人之難也幸猶也許水滸也岐山下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音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天王好色而能推己之
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極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彼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克齊其君
乎思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美好戲行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
欲同行其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多與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戚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夫非謂
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名之問而對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逼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
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詞世之

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此必二反○說奇者也此及也棄也
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己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說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慚於自莫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

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
其任無功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

論去聲

云坊本作日

又反復扶

皇玉曰從

者也此言為末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此臣子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上

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可不慎與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尊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

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

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無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

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此言勿獨以此進退人才蓋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尤純皆非人君之所得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母之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德及

之入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言仁者必以深德齊玉垂

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

之入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言仁者必以深德齊玉垂

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

之入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言仁者必以深德齊玉垂

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

上孟卷一 梁惠王

十七

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

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音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聚工人也。按直也。言

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與者。常患人君不

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禮至終身而不遺。蓋以此耳。○齊人伐

燕。取之。按文記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

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如襄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疏。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

之者。文王是也。商討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固不容疑。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天。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武王矣。得而止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

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單音丹。食音飮。○單竹器。飯也。運轉也。言齊若

征伐之道。當順民心。○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臨許
傳反
見形

弄去
聲正
讀凡
關
字從
門俗
誤

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

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僕我后，

后来其蘇。寃五稽反，僕，胡禮反。兩引書皆簡書仲尼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殺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僕，侍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

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

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達反。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地也。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

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充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夫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不為，行師不法湯武則是不高。○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

而民莫之死也。諫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可也。開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開，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

上孟 卷一 梁惠王

九

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上聲支音扶○轉鐵微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

也尤也尤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

過也邦寧有倉原府庫所以為民也此年則斂之必平則散之卹其貧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

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死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殺死而民弗去則是可

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效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

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孟子對曰昔者犬王居

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犬王非以岐下為

善擇取而居之也善擇取而居之也擇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夫音扶疆上聲○創業垂統也言能為善則如

無如之何則世運於焉然君子造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其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說

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

昔者犬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會也。屬會，集也。土地，生物以養人，舍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聚而爭死也。也。非身之所能為也。致死勿去。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知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遠國以圖存者，雖也守正而後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致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謂已也。然無夫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致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謂為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有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文後喪，喪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樂正子也。位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

上 孟 卷一 梁由

三

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過哉。

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臧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處音 詳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相去聲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當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稱桓公。霸諸侯。許。猶許也。孟子未嘗稱許。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子而已。不復知有復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管子六反。管仲。又音物。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豈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能怒也。曾之言。則也。爾。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拔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子乘之。圖可使治其職也。使其見於菑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甚。管子之御。管子之則。范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論遇而獲。曾西曾西仲尼之徒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曰。管仲不道管仲之事。

乘音勝

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

易音異

由反手也。王去聲。曰。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

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無字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一。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

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

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尚音隔。又音屋。輔相之。相去聲。商方之。據與由通。當猶敵也。尚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也。自武丁

則易然也。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

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

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開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威時王。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與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皆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

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莫於商之賢聖。繼作

此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命也。五子引孔子之言如此。所以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

此時為然。來去聲。倒懸。前困若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喻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耳。為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待計。美也。

白 駟音

旺 王音

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文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其資重如此亦有所恐懼感而動其心者四十德任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

夫子過孟貢遠矣曰是不難善子先我不動心

貢音奔○孟貢勇士善子名不害孟貢且氣之勇且羞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

孟子言善子未而知道乃能先

我不動心則此亦未定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

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勳伊討反撓奴致反朝音潮東去聲○北宮姓勳名官膚撓肌骨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撻猶辱也褐毛布寬博也孟寬大之意賊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嚴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勳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

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音登下周○孟姓施發諸解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敵不勝亦勝解體若言戰勝

而後進戰則笑無勇而畏三軍矣舍益力戰之上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

夫音扶○勳務取人舍專守己子夏高僧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然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

其孰賢然而王施舍守約也

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勳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

之端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橫弓曰

古者寬博縫今也斷縫又曰橫米縮二術三端恐懼之也往往而往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

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以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

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

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

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迷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

勿求請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矣外迷道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

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為氣之將帥然氣亦入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

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

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蹶專一

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蹶專一

浩然之氣蓬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言之以其故也知言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且先別氣者冰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

躡音 志音 夫音 扶音 問下 有本 字有

斷音 銀音 將去 餘音

至大初無所

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原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又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蓋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缺然而缺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頂於心將其正時謙以又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浩然毫無虧欠也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也懷口單占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善為事皆合於我也裝掩取也如齊侯饗晉意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口行一毫偶合於義便可掩飾於外而得之也慷慨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有不且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宜在外試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活氣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

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騰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知有事於顯火之有期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獲其或先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家人也病服也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

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

陵彼
義反
本坊
在

鹿音
杵

復起必從吾言矣。說復寄及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說偏也。淫邪僻也。道逃避也。四者相困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困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

本於其心。明乎正理而無礙。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此事之深。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敢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所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樓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的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矣。宰我子貢

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

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足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稱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

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

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狀。惡聲狀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且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

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

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其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

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初去聲

走楚宜太本泰出於俗本作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之妻。兄弟避國。避封。居闕。文王之

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鐵死。伊尹有莘之處。主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率。詳見此篇之末。及節。擊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

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豆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字。母。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

阿其所好。汙。音。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天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事功也。堯先舜治天下。天子又非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將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此間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情者。而見其賢。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

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淫。大結反。淫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埃。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舉。舉也。言自古聖人。同歸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據前聖所未發。

學者所宜潛心而究索也。○子學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

乎誤

角反

鄭坊
本作

聲
韻上

賜處
脂反

楊音
七八

換音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八

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

有幾多寡三霸之心誠偽不同故入所以服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怨於服人而人不

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曰仁

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

去其得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者閑此因其盛隆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者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綱省綱繆武彪反詩幽風鴝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垂主秦根之皮也綱繆繆繆繆繆也

之為國亦當思慮而預防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教孔子欲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偷安亦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尊魚利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禍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

道猶說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

道猶說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

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淵。俊傑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關譏而不征。則天

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

之氓矣氓音耳。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

王之法也賦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職。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孟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非之。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

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

讀為。為。要。聲。譽。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惻。隱。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語。下。見。之。時。世。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

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誠。是聲而欲。則火之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辭去也。讓。推也。與人也是知其善也。

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在義禮智性也。性。性情者也。誠。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之所必有者也。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厥。擴。推廣之意。充。充滿也。四端。在我處。處見。知。即此推而逆充之。則四海畢達。亦吾度內無難條者。不能充之。則罪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庶幾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上。無定。信。無成。是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土焉。其理亦猶是也。

矣。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矣。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音含。孟。甲也。惻隱之心。皆有之。是夫人之心。本非不知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馬於反。反。天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夫人擇所以自處。而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

所與之良質。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大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

而逆充之。則四海畢達。亦吾度內無難條者。不能充之。則罪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庶幾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上。無定。信。無成。是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土焉。其理亦猶是也。

矣。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矣。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音含。孟。甲也。惻隱之心。皆有之。是夫人之心。本非不知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馬於反。反。天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夫人擇所以自處。而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

所與之良質。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大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

而逆充之。則四海畢達。亦吾度內無難條者。不能充之。則罪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庶幾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上。無定。信。無成。是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土焉。其理亦猶是也。

矣。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矣。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音含。孟。甲也。惻隱之心。皆有之。是夫人之心。本非不知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馬於反。反。天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夫人擇所以自處。而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

所與之良質。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大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

而逆充之。則四海畢達。亦吾度內無難條者。不能充之。則罪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庶幾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信。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上。無定。信。無成。是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土焉。其理亦猶是也。

以坊
本作
己

天理自然之姿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

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孟子曰是路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譽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禹聞善言則拜善言為拜言蓋不待有過而能應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馬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樂之所為又有人與焉與于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自耕稼

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教大於此此章

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武則廢蓋勸於為善是助

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言聖賢善言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格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

坐於塗炭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泥汗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己朝音朝是惡上音釐下如字浼浼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泥汗柳下惠不羞汙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十一

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伏音逸。袒音但。裼音提。裸音無。裎音無。浼音沒。由音由。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錫標。魯要反。錫音極。馬能之。馬於虜反。柳下感。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憚。憂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感之。行。國。皆。道。字。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又。子。孫。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

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淡。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地。利。也。言。四。而。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矣。城非不高也。池

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也。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聖王

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

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至晉，朔唯胡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解。

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甚而敬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

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王聲。孟仲子趨氏以為孟

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

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

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

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敢，辭也。景丑所云敬

之小者也。孟子所言能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

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相似然。

夫音洪。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庭外不

俟單言孟子本欲霸王而問命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

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手聲傑之章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音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

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尊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爵至低有爵兵安得

以此慢於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故湯

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高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湯之於伊尹桓公之

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

齊處管師之位非常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管仲不以超走承順為榮而以陳臻問曰前日於齊

王餽兼金二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

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

以金本
為孟子
兵備
一白
與予
行音
抗坊
大坊
來作
奕

中
去
聲

子必居一於此矣。陳璧孟子弟子更金好金也其孟子曰：皆是也。皆通於當在宋也。子

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餽，子何為不受？賂徐刃反。餽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子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餽，辭曰：聞。

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馬有君子而可以

貨取乎？馬於處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

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

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求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

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

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孟子謂蚘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邪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敢改邪。○孟子謂蚘

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

以言與。致音遠為高花反為去聲與字聲。○蛾龜亦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也。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謀刑罰之不中者。蛾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為

臣而去。致音遠為高花反為去聲與字聲。○蛾龜亦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也。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謀刑罰之不中者。齊人曰所以為蛾龜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讓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曰善。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皆綽綽然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

出平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

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嬰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

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驪蓋攝柳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

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

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齊魯邑死於齊孟子弟子齊宣王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己通以美之善也。曰古者棺

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

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及速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

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也。有財謂之財也。有財謂之財也。

使去
同還
反言

喪去
操

曰為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此必二反校音效。此猶為也。化者死者
於人子之心豈不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
快然無所恨乎○沈同

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
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字蓋下伐與殺與同。夫肯

喻事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元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

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
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又記亦謂孟子
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不可之有。乃殺其父。虜其子。弟而從。無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
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

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蓋臨晉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

公兒也武王勝商殺紂立子武庚而使管叔與蔡叔監監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

人也曰使管叔監監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

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兒也周公

之過不亦宜乎舉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

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

若以第三篇十章十一字置之於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行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

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者他日王

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

有所於夫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蘇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當彼彼謀之

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

坊本無而從下字去聲

其國武王初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管叔之惡則未善而其志才皆非衆比也周公雖思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允宜無不

盡有管叔之惡聖人之不手也舜誠信而棄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於明改民仰之順而之辭則其過愈深若管叔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致之以遂非之過也

心有不己者後其臣有能自愛心而將順之則我不可勝周矣而陳寶都大夫且為之曲為辨說而沒其遂善改過之心長其偏非

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言扶桑早聲。○王子既以道而行，而夫則其我，不可復留。

而時子不知則，全有在國。豈使臣使臣，我欲富則我前日為。○齊魯之故，今乃全此高路之說，是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斷，龍斷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子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固龍斷之高也。見下。去。孟子叔疑，查當此以明。既不全，後受。不問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疑其說不得於此，而又欲求於彼。如下文。龍大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其龍斷，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為賤，故從而征之。任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不問也。程子曰：齊王所以廢市者，為不可。孟子亦非全有為國人。於武者，位齊王嘗非欲厚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知字。晝，當作晝。晝音獲。下同。○晝，齊而向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不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新及。隱，隱也。容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例皆及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宿也。繆公尊權子思，常使人候問道。連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思之子也。繆公尊之，不知子思之側，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孟子自稱也。子思，孟天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定所以為。

○子孟子去齊，尹士諾

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

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不悅語去聲。尹主齊人也。干求高子以告。告子亦齊人。也。深恩澤也。濡滯遲留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

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奇扶下同。忌平聲。見去聲。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謀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克

善之道矣何毋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

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頂及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情而折資者所以為果也。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門也。據說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

營稱之以營稱之以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自先帝至湯至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謂其人德業聞於世。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者自先帝至湯至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謂其人德業聞於世。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者自先帝至湯至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謂其人德業聞於世。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惓惓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等之期。時謂亂。請意治。所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

為不豫哉。夫言扶危上層。言當此之時。而後志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有不豫。然者而實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無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曰非也。於

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繼而

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

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者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有惡入。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無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為。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

忘記其辭。而綴其大意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佳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皆先言善。然後言惡。言凶皆先言善。而後言凶。言是非皆先是非。而後言非。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子。夫道一而已矣。

復。又反。夫奇哉。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半近易行之說也。孟子之說。已盡。復有他說也。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彼小人也。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半近易行之說也。孟子之說。已盡。復有他說也。成。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彼小人也。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敢我哉。

公明儀。魯人。姓公明。字儀。魯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高則歸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魯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致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躬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

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切。眩。音。眩。瘳。猶。或也。書。商書說命篇。厥疾不瘳。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學子。○滕定公薨。之。為然。然。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

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季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

憤古對反

澤上聲。居反。解居反。

本作

七坊
無本作

授坊
本作
受

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廬於中，之外居廬，不言故未有命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

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子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則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病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其喪也。孟子而固性善，寬解之說，則固有以救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從焉及其

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俾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賢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功，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速，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文公以禮聘孟子，孟子曰：子思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晝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並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晨事至重，大君不可以為緩。

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采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

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隘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嘗魯季家，亦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

之善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言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貢取之制也。夏時一天受田五十畝，而每天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周人

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恒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士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

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過私田百畝，當什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糶料商制亦當以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上孟 卷三 滕文公

三

瘞於周反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蕪其田而不足。則必取

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

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首洛於五禮。反來自於。或言晉見反。者非養廉。惡其樂。龍子古賢人。後定。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晉。孟。子。當。文。王。治。此。耕。者。九。一。性。者。世。祿。

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兩子付反。詩。小。雅。大。田。之。初。而。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序。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與。於。國。學。也。若。之。而。與。名。也。倫。序。也。又。子。有。親。官。屋。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至。聖。賢。三。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王之。之。言。周。雖。後。殺。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第。之。稱。也。使畢戰問并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

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不實。穀不實。民不食。民不食。天下亂。經界既正。農分。地均。穀實。民食。天下安。此。經。界。之。大。義。也。

經界之義。經。界。之。大。義。也。井。地。之。大。義。也。井。地。之。大。義。也。井。地。之。大。義。也。井。地。之。大。義。也。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

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孟子之臣。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且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對道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從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偏小，將為君子馬，將為野人馬。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閭亦必有為君子而士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

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什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

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微法者，蓋如此。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上什一矣。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比未簡耳。餘夫二十五畝，發乎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

外又有餘夫之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

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言井田

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首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

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

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謹求法制，然後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昔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難欲言治。皆為而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並奪富人之田為辭。經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多有術，期以數年

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之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復退也。其私分經界，分毫里立，致法廣德，盡善盡美，格於禮教，災祥咸應，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

上孟 卷三 滕文公 五

卒也。○愚按禮經界而章凡孟子之學識其大有是以雖當理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亦復考。○有為神農之言而能固略以致詳推其為新一不角肩於賦徒述而能合乎先王之志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

廩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間。神農天帝。農氏始為耒耜。農氏教稼也。為其言者。遠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定音。治政室所。一言并地之法也。履民所居也。衣野人之褐。褐。毛布。履者之服也。捆。把。採之。其堅也。以為食。賈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事。失其義理者。其簡陰焉。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

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使。使。楚。楚。之。儒。者。稱。所。以。起。上。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

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惡。音。雅。殮。音。徐。甚。乎。許。○。陳。發。於。然。食。也。謂。曰。粟。名。曰。後。言。當。自。收。粟。為。孟。食。而。業。治。民。事。也。屬。病。也。許。行。此。言。甚。發。陰。壞。事。大。分。別。野。人。之。法。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

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獨。乎。盤。○。釜。許。以。煮。頤。所以。炊。無。然。火。也。鐵。指。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

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

亂七
怪環香

掾反

械下
戒反
屬書
燭

高者
隔

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

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為釜鉞之屬也陶為甑然者皆為釜鉞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治之處也

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

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

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濬音藥濬字濬反濬也含反天下猶未平者洪堯也世主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去迨至北周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途而散溢妄行也汜無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繁殖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

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為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鈞藍曰高澤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聲壑也決漢漢泗皆水名也據高賈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

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

上孟 卷三 滕文公

七

道上去
聲上去
勞上去
來上去
字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字百祥。別彼列及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上乎。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皆有秉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勅勅我民。五辟設此之謂也。放勳。本文位贊。多辭。于子。因以為荒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舉最死。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勿治也。堯舜之意。民非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

不必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辨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有限而難久。惟若善得舜舜之得禹。舉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其思慮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與字聲。則法也。湯湯光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字聲。則法也。湯湯光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

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

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頃夏禮我之教也鄭夷變化蠻夷之人也愛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前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蒙傑才德出來

之稱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

言陳良用夏禮夷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蘧曾子曾子曰

不可汪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澆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三年古者為師心後三年若喪父而

無服也任澆也湯冢上之澆場也有若以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禮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汪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如也言天子子適德明善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馭亦作賜古役反馭博勞也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

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馭亦作賜古役反馭博勞也

馭亦作賜古役反馭博勞也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流也舒國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魯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

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布帛故許行

所辨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

樂余 六反

六反

六反

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大音扶。從音師。文上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從五倍也。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

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文音關。墨者治墨。子梅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

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

子思以易天下。宜以為非是而不賈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

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孟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君子生不歌。死無

心。心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

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天音扶。下同。匍匐音匍。非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為文比。信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

鄭之子。季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

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能之之序。姑自此始。其非二本而何哉。

非已。又曰。既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宜高附於儒。以得所以厚其親之意。所謂過解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

蟻音 蟻姑 音姑 攢俱 官反 紅反 變音 預履 扶款 反

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餘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不傷而後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頰有泚晚而不視夫

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藥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音內蟻楚怪反泚此禮反晚音詣為去聲藥力追反裡力知反也

擊山水所趨也蚋蚊蟻姑語助聲或曰蟻姑也蟻蟻共食之也頰頰也此泚然子出之貌晚形視也視正視也

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藥去籠也裡上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

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憮然注策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

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

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有也志士國窮常舍危殆捐棄蓬室而不假勇士輕士常念戰鬪而死棄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

孔子歎美虞人之言是虞人招之不以真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子以不可往見之意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扶與

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且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贊與小人乘。

請辭。乘去聲。禮上聲。文音汝為去聲。合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侍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來。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天官。而力今變矣。不能也。貫習也。

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舍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

行而元也。使不郵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究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馬得為大丈夫

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

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冠去聲。安家之文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天也。女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孟言子何諫苟也。竊取權勢為妾婦順從之道。且非丈夫之學也。

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孟言子何諫苟也。竊取權勢為妾婦順從之道。且非丈夫之學也。

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孟言子何諫苟也。竊取權勢為妾婦順從之道。且非丈夫之學也。

中 去 聲 力 作 坊 而 兩 缺 本 其 反 於 養

兵坊 本坊 供泰 稽泰 昔反 絃音 宏蘭 古典 及禱 音睪 辭獻 弗音奔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見其巧之徒。得志。橫行。氣。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

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傅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懸反。質。與質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

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以已通。士之失位也。猶

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

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威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水。反。禮曰。耕而庶人助。以終。或。收。而。藏。之。御。塵。以。供。宗。廟。之。粢。或。使。世。婦。蠶。字。公。桑。蠶。室。蓋。繭。以。示。子。君。遂。獻。於。天。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盃。子。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屬。黍。稷。曰。素。在。器。曰。威。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禮。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問。也。曰。士。之。任。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告。其。未。耜。哉。合。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

上孟 卷三 滕文公 十三

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穴隙之類也。為去聲。約音酌。隙去聲。及惡去聲。晉國解凡首為任國。謂君子游宦之國。肯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任以

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俗。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字聲。乘從音去聲。傳音復。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後也。曰。否。士

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聲勢為泰。但謂今之土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

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

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

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美進而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於所貿易而積蓄也。梓匠人。木工也。輪人。車工也。曰。

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

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與乎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他處言。則不求食自服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塗也。

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等也。既曰食功。則以上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

威無事而食者。其真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危許
傳反

威音
威音

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平聲。萬章云。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

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

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

黍稷者。奪之不投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道雅。李氏曰。古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音。餉。與。字。餉。餉。式。亮。反。葛國。名。伯。葛。也。放。而。不。祀。殺。無。道。不。祀。先。祖。也。毫。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投。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序。危。之。語。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

讎也。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斂。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

后。后來其無罰。蘇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陰也。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經厥士女。匪厥玄黃。

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

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魯

按周書武成篇。武王之克。孟子約其文。如此。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帶。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

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謂書也六書文亦小異言武王滅紂奮揚

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意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

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寶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

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見而已矣○子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

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

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

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手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

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

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公孫丑

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段干木

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段干木魏文侯時人

泄柳魯穆公時人文侯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其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

使去
聲
吳音

可京
本作
不之

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生聲矚音

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

門也矚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

諂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久報報然非由之所知也由

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己矣脅虛某反報奴簡反脅廣味體諂笑孫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報報態而面赤之貌也子路各言非己所知甚惡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

養可知矣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

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

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公都子曰外人皆稱

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子夏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

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

上 孟 卷三 滕文公

七

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

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海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道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

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善修行者。墮下同。沛。沛內。凡。暴君謂夏桀。孔甲。履癸。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

者五十。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甚遠。春秋。魯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也。缺。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所謂。及。言。字。通用。此一亂也。此。周。室。東。遷。之。後。也。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當王法。性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

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

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後。其。德。而。說。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聖。王。不。作。諸。禮。使。亂。化。於。子。弟。其。意。而。不。得。則。則。成。矣。恐。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

獸食人。人將相食。楊為皆去聲。寧也。表反。楊采位。知變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害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

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

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

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開闢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墨子雖不侵志於時。然

氏之言。實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善。善氏兼愛。疑於仁。申辯則淺陋。易見。故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

承當我亦欲止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故淫解見前篇。辯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周孔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

能真如其所以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公。知道是

不得已之故哉。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

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輩。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是非之原。豈復有差。則吾流於生民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

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鳥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要。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螬音也匍匐言無力

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擊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象小指中

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

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太音秩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允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

哉彼身織屨妻辟纒以易之也。辟音壁纒音虛。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辟音也纒纒麻也

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

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顛

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

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闕辟音避頻顛與顛同顛與戚同子反惡平聲醜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粟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仲子也醜醜穢聲

也頻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蓋之

宋音 採吐 湯故 反

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彼所居之室既亦必伯惡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宜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則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彼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入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辟兄離母無親戚器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

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

也規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音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蕤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可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入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德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志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河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法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嚴審量讀法平價皆不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嚴審量讀法平價皆不

可闕而又曰公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慈過也柔猶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

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

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為直為平繩所以為直

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高川澤天下為高下者因也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

音倉 音泰 音大 音反 本反 沈先 上聲 糲橋 佳文 射音 亦於 平聲 假本 作嘉 被去 聲

度揆 度量 音鐸

誠英 禮反

見音 現音

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換而克之以行先王之德者也播惡於眾謂惡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為事勿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上信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二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郭氏曰自是以為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之泄式制反詩大雅板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誠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言責於君使君若為堯舜之君者身若君之大也問陳善閉以禁閉君之其君之甚也郭氏曰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君郭氏曰此

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各當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

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蓋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蓋所以為人之道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

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也孟子所以道性善而得堯舜也孔子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

燕音

殺音

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中孟

卷四

雜

晏

三

中 孟 卷四 離 婁

德巨至擅權為惡甚於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遠效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聖度所謂執弘興疾討賊序宗斂子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將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

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入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

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

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忘教皆若致如恥之莫若師之文

王師文王天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設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

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濯夫音技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

言文王之享麗數也下萬曰億侯雅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饗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

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

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禮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

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見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

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采芣之篇道諸辭也言誰能執

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求○孟子曰不仁者可

系音

於民
之民
坊本
作人
通音
潮音
音韻

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當與與同樂音洽。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滄。滄浪水名。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夫音扶。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

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天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

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

則勿施於民。蓋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

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仁也。猶水之就下也。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子此也。故為淵。魚者獮也。為叢。獸者

鷙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獮音團。鷙音崔。皆同。謂延吞湖深水也。獮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鷙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好為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

乾音 干 亥 未 反

漸子 漸 瓦

也坊 本坊 矣坊 本坊 乎 本坊

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其固難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秦棣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花相也。言今卒雖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

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

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言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

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恒之以不信。自棄者。恒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入破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

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捨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愛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

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通古字。通用易音。聲上聲。觀長在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知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

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也。無不誠。入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也。無不誠。入道之當然也。至誠也。揚氏曰。動便是誠處。若

此理之在我者。皆實也。無不誠。入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便是誠處。若

長上聲

京本上無
暗與
其意
二字

韻上聲
聲
聲
聲

獲乎上信乎及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蓋友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授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當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

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皆起也蓋何不

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尊號故稱西伯太公望姓呂氏名尚受主發政必先懸身孤獨庶人之老皆無涉後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馬於處反○二老伯夷太公也

之之言德賢尊如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食民政賢以圖天下者其意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

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

改於其德而賊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嘗卿宰宰臣賊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

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於氏曰富其老者奪民之財耳而天子猶

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

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闢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

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

音收

偽音

遠去

聲與 同聲 上聲

爭去 同聲 下

馬賤者年賤者子賤音老。良善也。賤子也。賤明也。賤者蒙蒙自不明。聽其言也。觀其賤子。人馬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賤子。人馬

慶哉馬於度反。慶音控。慶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者。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賤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

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

為哉。惡平聲。唯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是。淳于姓。虎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

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義枉道求合。則究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致使我以手援天下。

濟時枉道。個人徒為失已。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個人徒為失已。○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

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

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適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

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親。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回當不義則亦視之而已矣。回當不義則亦視之而已矣。○子西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亦視之而已矣。

○子西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坊本
平下
有矣
字

分去
聲與
通與
音同

懸音
呈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
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聞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心可移於君。慎可移於長。身正則家濟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志養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母。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孝。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

曾子之孝為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調。闕去聲。趙氏曰。適。通也。闕。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意謂闕字。上亦當有與字。言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聽行政之失。不足非。闕。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仁心之非。即言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焉。人人而去之。後復聞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彼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言而偶得譽。是謂不虞。譽求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不遺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言亦有為而言之與。

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不遺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言亦有為而言之與。

中 孟 卷 四 雜 要

九

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以學問有餘人責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

於子敖之齊。子敖王樂正子見孟子。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

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孟予所不與

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樂正子之罪人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及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孟子曰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臨視不義一也。容貧親老不為孫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

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禹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

道者不能爾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夫非昏。○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發乎越於弟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取為切近而精實存乎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

者。弟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

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古洛惡平聲。斯二

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節節文章。繼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善則其物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欲則至於子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無不知

從音 忽

聲 上

辰京本之
爾反洪
按正武
韻止二
好音
共音
恭為
去聲

錫胡
委反

乘如
字

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節之密而樂之深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
惟彼得其親而順之也
得者由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
順則有以親之
於通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
尤人所難也
為人蓋忘言之為子則愈當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舜父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父
名底致也
豫悅樂也
瞽瞍受禍嘗被殺舜至此而底豫焉
苦所謂不格殺亦允若是也
盡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
是以天下之為子者
如天下無不可事之親
觀各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與於是其不絕而高李至於長親亦底豫焉
則天下之為父子者亦莫不感所謂化也
子
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
安其性之意所謂定也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
此所以為大孝也
○季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
盡事親之道
其為子體不見父母之形而已
昔嚴仲素語此云
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
猶聞而喜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齊襄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岐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
各藏其辜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
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立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乘去聲漆音錫洧音美
漆洧水名也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天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

橋也漆洧二水名也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
正天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

中 孟 卷四 雜 要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枉音江。枉方橋也。徒枉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夏勿

已畢可用民力又將將寒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與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度反。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聲。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梁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心。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夫請為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皆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

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惠禮衰。猶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君臣則輕賤之。然猶有養養之恩。馬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之而已矣。其賊害之文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

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

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道是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

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擗執之。又極

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讐。寇讐言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往之國。如晉銅鞮也。端典謂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隱然也。孟與所見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我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散地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其若君子之自處。則宜處其尊。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

徒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論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莫亦

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君之弊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宜為義 ○孟

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

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其間後其自化也賢謂中

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惡何 此亦有為

而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 己猶大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

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音音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至於信

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委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物赤子之心則純一無

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生者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

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倒反造詣也深造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

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通者欲其有持循以俟天賦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

中 孟 卷四 離 婁 十三

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質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孟子曰博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

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惟蔽賢不祥之實二說不同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聲。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發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之取爾。舍去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道以漸也故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乎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為無

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

子恥之。澮音外反澮下各反澮字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未能長久也聲聞各舉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闕乎于夏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在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且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

背音 數音 朔

強上聲

見音

傳去聲

免音 問叔音 賤

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未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

善言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遠疏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

則立之於位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

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池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

也將其初殊放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其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庶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

事以見其憂勤傷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

焉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事以見其憂勤傷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

其欲亦非也聖人亦無不感○王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事也○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一也○乘去聲檮杌音迤杌音元○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載惡事也春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

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文史官也竊取者竊辭也○羊傳作其辭則立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叙

子之罪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也子私淑諸人也○私猶獨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楚方百四十餘年

中孟卷四離婁

五

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孟子曰可以取

此又承上三章歷取辨高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

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言於廉然過與亦及言其意過死亦反○逢

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

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蒙羿及惡乎羿○

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謂

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

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從何反矣夫尹之夫兼首技去

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發也扣輪出弦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乘矢而後反也也孺子言使孺子得反也他而殺之則必無道家之禍然矣尹發之狀亦乃逆傳庾斯雖全私恩亦發公義其事

庚音

皆無足論者乎。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首也。不潔。穢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尹氏曰。○孟子曰。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物之理。順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端倪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

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意為並去聲。○天下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為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曰。至者。造度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平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惡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有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

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

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驥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

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潮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各有位。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位之。○孟子曰。

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笑。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

○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存其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義存心言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

禮也。此物莫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

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

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異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枝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

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

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夫音扶○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患○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顏

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

子賢之。食音旨○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賢之道進則就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

溺音

任其職故以為已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地則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

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

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

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並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

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首去聲很胡懸反○戮殺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

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惡也夫章子豈不欲有

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

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及養去聲○子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

為身不得遂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

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

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妻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

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蓋何不也。左右當子之門人也。忠，盡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氏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資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

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聖賢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慮之，若權衡之稱物，低仰廉昂，而不害其為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矚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矚，矚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

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

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

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訕

訕山
去聲

遠去
聲處
上聲
行去
聲
處
料
處
音

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迪又音異。音施。施如字。章句當有善字。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

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人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與。施音施。施如字。章句當有善字。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古今之求富貴

者皆若此人與。施音施。施如字。章句當有善字。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古今之求富貴

者皆若此人與。施音施。施如字。章句當有善字。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古今之求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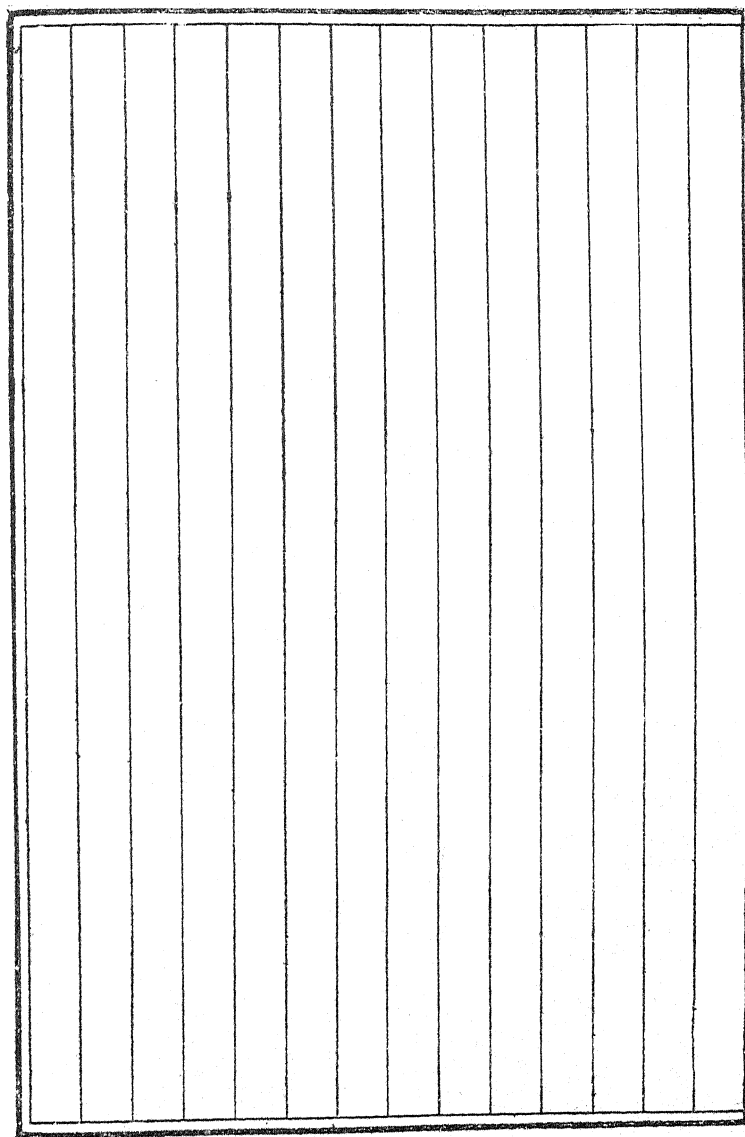
者皆若此人與。施音施。施如字。章句當有善字。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古今之求富貴

者皆若此人與。施音施。施如字。章句當有善字。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古今之求富貴

者皆若此人與。施音施。施如字。章句當有善字。曰字。關文也。良人夫也。屢飽也。顯者。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娶高。怨慕。怨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志。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怨慕。夫音扶。怨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母亦善。雖言呼父母而泣也。怨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其非。

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和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二年成邑。三年成國。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

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妻去聲

呼去聲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於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上帝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蘭皋。宿莽。秋兮。或與此同。不得。失念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齊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上言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

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

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禮記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為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憚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對怨

於父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高。人妻曰妻。程子曰。免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父萬章曰。父母

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

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不弋朕琴。朕祗朕。二嫂使治朕糝。象往入舜

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怛怛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

識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祗都禮反。怛

與平聲。先治也。捐去也。階也。揜益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堂。加蓋。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得而下。去得不死。後文使舜穿井。象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井。股與象共下。去實井。從從。中比去。而其事也。象與舜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部。

去上
連上

人妻
之妻
如字
銀
瞽音

齊空音 孔上聲 尚洋 綱音

國音 舒京 本舒

故謂之都君威臂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斂所彈五弦琴也然謂弓也象欲以歸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枉泥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任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則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象象亦愛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焉

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

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

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

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字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

圍園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圍象蔽也欺以其方謂譽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平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

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

中孟 卷五 萬章

四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與羣聲。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兒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當國各負國不服。殺其君也。雖誅也。餘焉。父名。奉命北張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廢留地名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

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諫怒為賊。臣之怨宿。怨謂留蓄其怨。豈得

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

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先告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虛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象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不待及請侯朝覲之期。而以此事接見有庠之君。蓋言書之辭。而孟子以證源源而來之意。咸丘蒙

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

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

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

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岌。反。咸丘蒙。孟

子。子語。音古。語也。聲聲。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老不治事。而當攝天子之事。其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齊典。蓋古書。或合為一耳。言攝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

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免不免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

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為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戰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

苦亦非為天子可臣其父也定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文雅篇名也才獨立之貌道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

可以一句而害說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

請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

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

成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滿反○萬章問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

之行
如母

中孟 卷五 萬章

六

於身謂之行指諸天下謂之彙言但
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意耳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

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堯舜也言下

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
受是國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去舜

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

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

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訟不決而訟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

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

無形其說謂自從於民之視聽民
之歸齊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

京本
於下
十字
六字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

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屬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之相之相並去聲。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高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肖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

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莫賢

而一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孟子曰。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查其先世皆有天功德於民。故必有大德。如紂桀則天乃

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為句 差是 宜及 長上 聲球 音性 師更 衡反

處音 粹

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又音义○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

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士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士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顧據壞亂也與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文治也說文云莧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商

也所部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

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禪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

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之要湯有諸要音橙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

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論其詳

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四匹也介無算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文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器器然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器音器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堯舜之道者論其詳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呼去聲

適與同

湯音
羊與
同

去聲

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聲者而使之寤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

以伐夏救民推之四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係衝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就伐湯後復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從夏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

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論章所論文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戕宮朕載自毫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故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毫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癯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癯於齊反瘠七余反

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癯瘠瘠也齊人舍人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也瘠姓環名皆時者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善造言生事之人也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癯瘠與侍人瘠環

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之音樂○顏讎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之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避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怪也惟是大君不致救蓋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若哉蓋獨自負其美爵祿不於心故取牛而牛肥使慢公忘其職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歷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反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者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况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

觀與
同

思去
聲

誦菜
勿反
辨伯
各反
闕若
穴反
兮兒
及研

辨去
聲

中孟 卷五 萬章

三

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漸先歷反。○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豈得為違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遂逐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撤。罪行矣。故不覆冕而行。非速也。孔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而為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任止久遠。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

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當也。如聲罪數討之聲。玉磬也。振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備於一。而其所就。亦備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調。紀之。金始。震而玉終。誦然也。故並奏一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磬。磬以收其韻。當以始之。故以終之。

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理。古樂變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理。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

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三字之義。凡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備者。由其嚴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名。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當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併。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吾等也。君一位。卿一位。丈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

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爵之制也。不能猶不

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刑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

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

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

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

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視為

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

千六百畝。可食四百四十人。

禮高 禮反 禮徐 禮音

乘去 聲

禮音 禮又 禮音 禮又

差食音調。獲得也。一夫一婦田百畝。之以養寡。多而力勤者。為上。實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庶幾木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擬於墟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博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

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兼者

而恃之。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積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

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愚公賈也之君也。師所尊也。及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

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

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調。平公王公下。猶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

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舍所得尊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遂為賓主。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先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謂之舅。甥。先也。女妻無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凡舍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扱上。謂

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實貴尊賢之實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恭義

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及匹夫而不為強以匹夫及天子而不為僭此免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

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為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

所卻者人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始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

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

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德不可受但無以言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魏臚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

貨祭勝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識是不特

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聲義

書作楚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誠有禦人吾聞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暨無凡民二字敬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

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刑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之者近之而惡意其真為衍字真然不可考括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

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

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

而較
如字

本坊
每作

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

謀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謀之則其與魯人之盜不待教而謀者不同矣。夫魯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

御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裁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非取其

有而取之。豈可遽以同於魯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說本較足。曰。然則孔子

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

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與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

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

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

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輟。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

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按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百無

之疑出公報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公養。問雖而不御

賢辭。安進退。惟表所在。意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

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與娶妻不同。仕本為行道。而亦有為家貧親老或與時道

欲資其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祿。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抱關擊柝音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為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

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其負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

出壯長而已矣。委為為及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出阻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由主宛因易牧之史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當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貧而仕官卑祿薄

而職易。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為罪則無稱也。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卑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

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無君主不得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

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也。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

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

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

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去聲下

同標音拘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虎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虎使者出拜而解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穆公愧治自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者未必能周况又不

下有也字

報馬
傳反

驚務
本二音

中孟 卷五 萬章

六

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

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名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擾貌。堯

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

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文字去聲。○能養能樂，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

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質同。○傳，通也。

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鵝，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末仕者與執鵝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

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

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

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去聲。○繆，公亟

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

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

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

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與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字聲。孟子引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

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侯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帶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折羽而注於旂子之首曰旃。以大夫

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

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莫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

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

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砥詩作砥。之為底與砥同。砥石也。言其平也。夫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

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字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是合陳代公孫五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蓋於一鄉

然彼能蓋及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世

中孟 卷五 萬章

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及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

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

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受立親戚之

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孟子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位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朝而霍光異

姓乃能行之於昌也。此又委任權力不同之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枿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枿。

柎音標，柎，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柎枿，在木所為。若厄，厄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知荀子性惡之說也。

為柎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枿。

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激流湍回之說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捕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豈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求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辟川
上聲

反音
矣者

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

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

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

智之宜。亦當物之所得而全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膠漆紛紜。碎蹟。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曰。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之知覺運

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為仁內。義外也。曰。彼長

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

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

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馬。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

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主於我。故仁在內。言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

人之矣。無以異於耆吾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矣。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夫耆。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孟

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困。舉而不得其正也。○孟

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

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

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

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

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矣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

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為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

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

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微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

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入之情。本但

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皆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

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

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其說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羞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

故言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充辭至於塗人一也才粟則

氣氣有清濁察其清者為賢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塗人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實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所察蓋氣質所稟雖有不

善而不善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子思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夫辨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飽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天音扶軒音卑轉音晏磽

同類者聖人亦入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

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者音匿○蕢音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

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

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也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

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

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按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

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故食曰豢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

斲也日之晡謂當成熟之期也燒膚薄也

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

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樂五劉反。○牛山齊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

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澤之貌。材，材木也。言牛山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澤而無

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

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

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

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屢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矣，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

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之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屢轉相害，至於夜

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

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

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宜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

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思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

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或同，疑怪。○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

極有力，宜然玩而深省之也。

浸 寤 音

長 音

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

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蘇步下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始欲雖退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藥之生我亦安能知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奕者

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

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大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滋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死亦我所欲也。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原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取

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

東莖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

下 五 卷六 告 子 七

不為也。由其必有束縛之良心是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噍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噍呻吟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乞丐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

妻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

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

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

坐蹠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宜不可以止乎。本心為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去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量。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命之曰

人往來必由之道。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

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故則不知求。豈

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章。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

下。學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禮上

嗚呼 貴乎 罕翠

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故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

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

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

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手一○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

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

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

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棘棘則為賤

場師焉舍上聲櫝音貴棘音軌○場師治場園者櫝桐也櫝梓也皆美材也棘棘小葉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

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

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均同也。從隨也。大體

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

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目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夫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存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所與我者。多作此而趨。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

云。○范浚心說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就無此心。為形後。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長短。抵際。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

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洽。○天爵音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

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

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亡之也。○孟子曰。欲

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

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音卿。也能以爵位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

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

浚音 去聲 恨音 銀音 音提

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頌欲也。膏肥肉菜美穀令善也。聞亦舉其文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愛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荂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荂音路。稗音補。實及夫音扶。荂稗草之似穀者。其質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荂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

學者亦必志於穀。穀古候反。羿音射者也。志猶期也。穀音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古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

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

木可使高於岑樓。拙初安及。○木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與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及卑矣。金重於

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鈞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極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

比之。奚翅色重。翅與當同。古字通用。施習反。○禮食親也。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耳。且相去遠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

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

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之乎。紵音軫。攫音嬰。○紵。戾也。攫。牽也。處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鼓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

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

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旬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

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

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

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鴨。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篤。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千鈞。徐行後長者。謂

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士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

亦率是性而已矣。

木驚音

孟廷反

趙氏曰學士年長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德云方說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

教強暗不昏疏云齊宣王時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

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

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

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

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

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

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任平聲指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胡會於鄒國季任為之他日由鄒之任見

銜二 音稅 聲上 古注 反聲 上聲

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爾不必報也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齊。下同。與平聲。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復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義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義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

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

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宜有伐桀之意。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徇過違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於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

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

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柳也。削地見侵。奪也。無識。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秦穆公前篇。

下孟 卷六 告子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

臣戰死於巨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讎孟子任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

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

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

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憂齊女樂邪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燔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

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矣。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之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宜見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

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商湯周文武也。○尹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

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

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

老失賢。拮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

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侯

殺去
聲上
帥所
外下
所反
律

官本
與春
獲皆
作積

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辭，與同治去聲。慶實也。蓋其地以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讓責也。讓責也。移之者，諫其人而霜齊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桓公

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

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

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

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敵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

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禮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得其人也。無專殺

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

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

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奉明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

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

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受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魯

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

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

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曰吾明

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

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禮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

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蓋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

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

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

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

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古聲辟與開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聲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

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親之謂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史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賦食息

嗜欲與管仲同告樂樂觀時愛人善我取人取我善以此居積致富其如此論富欲以其術施之商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狍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

聲行去

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主而主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欲食饗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

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類。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地氏曰當時諸侯有

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以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

得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

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且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

乎。丑問。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

訖訖。子既已知之矣。訖訖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訖音移。治去聲。訖訖自足其智。不啻自言之貌。君子小人。遠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說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實於有以舉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

何如則任。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魯桓。子是也。愛女樂而不顧則去之矣。其次雖未

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

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乏之義。況此。其猶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

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

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版魚鹽。文王舉之。管仲。仲於士。宜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

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疎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色色而言。耳。程子曰。若果熱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

背音 椒言

與同 幾同

坊本
作已
橫坊
本或
作衡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會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當必

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爭勢將危。以至困於心。勝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獨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變悟而通曉也。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錫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

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責。則

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為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一 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

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致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致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造之名，含虛

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知履其事，然後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致壽，感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為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

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

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

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

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得在外者。謂當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

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如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之中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是行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下 孟 卷七 盡 心

量去聲

造音超

與坊本作反

分去聲

坊本

之實

句然

字通

也下

本坊

矣作

既習

矣坊

本本

既習

之坊

亦通

下有

圖

見音

第音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窮物之理。

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知之明察者。微之精言。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說留。○孟子曰：人

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孟子曰：恥之

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變詐之

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

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史反。言君當臣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子墨子謂宋

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音去聲。遊音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

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設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

德謂所得之甚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容乎人爵之榮義。囂音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謫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音力智反。言不以貧賤

而後不以富貴而滯此等。微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也。民

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身，無道致治而今

去上聲勿符反符勿

管音讀如盤音古麻音居延反歸虛

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者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

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當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蓋降衷秉

人所同，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

過人遠矣。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

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捕穀粟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勞民之

欲而民不怨其。不怨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音老。皞音與。皞音與。皞音與。

而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何庸之有？輔

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遯時聞河濱而器不

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如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入尤深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制其外也。故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復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

財者。

下孟 卷七 盡心

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提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之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

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鑿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善惡之心者，而戒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

術知者，恒存乎疚疾。知，去聲。疚，丑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累也。言人有疾，則能動心，急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

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阿徇以為容悅，達以為悅。此鄙夫之重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

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君者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

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大人，德配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各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准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同。父母俱存，兄弟

怡怡，兄弟怡怡，此樂也。○

作音

將坊
本或
作亦

總云
去聲

無故一樂也

此人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

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發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孟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所以自致者惟不愧

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洽下同地闢民聚澤乎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天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蓋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

也喻說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言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常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銀奉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者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醉而益背皆積感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辭去聲下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同大德蓋

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

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說也。一家養母雞五母。一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

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

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訓百畝之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豕。謂雞兔也。趙氏曰。

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由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改皆去聲。○易治也。善排治。

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民非水火不生活。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

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馬於度反。○水火氏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受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

心。○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入之道大也。求山蓋嘗城郭之高。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雖為水。難為言。猶仁

不可為。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

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

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居屋而文章外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入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動也。之意。言雖未至於聖入。亦足聖入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

徒也。跖。盜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聞者謂相去不遠。所爭者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

設帑 委反

治乎 聲

見者 現

謂本 同作坊

坊本
字
利
天
下
之
賢
人
作
賢
人

渾上
聲

也○楊氏曰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害之間而已定豈可以不盡然諸之不熟見之不明末有
不以利為義者文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鶻鷹而起若謂棲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做便是為善
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
○孟子曰楊子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不愛也摩頂摩其項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

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管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

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

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據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者則不中矣所惡執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為

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中我亦愛之中而無權卿

鄰有闢而不知闢戶同室有闢而不知殺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焉稷顏回易地則窮然以其有德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服擇而失其正味人

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孟子

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進退不怨脫躄不憚直道事人至

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辟讀作僻音刃與勿同○八尺曰仞音嬰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只待謹曰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久假而

下 孟 卷 七 盡 心

七

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也。言為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為若亦通。傳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不諱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

功則一也。五穀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罪也。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當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禮也。發見前篇。

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孫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

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

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為其志也。大人為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不義

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

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飼。○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

耳。其辭兄雖毋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矣。○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

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亡無

處音

奉養
之養
去聲

見音
現

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受父而不可以私害公早陶雖執法而不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早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

之也。夫者扶也平聲。言早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

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蹤音從訢與政同樂音澄。蹤音從訢與政同樂音澄。單履也。道循也。言舜之心知有

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樂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

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

處之帶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

曰：張郛皆云。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

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蓋於指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

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垓澤宋城

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豕音嗣。畜音許。六

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見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

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取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虧也。程子曰：此言聖人

下孟 卷七 盡心

九

見音 易 去聲 離去 聲 去 聲 夫 音 扶 分 去 音 差 音 雌

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發率而

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孟子曰天下

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未聞以

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

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

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馬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

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已衰故退速○三者之弊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

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不能三年之喪而總

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

者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

經音

下孟 卷七 盡心

十一

經者也察政詳也放飯大飯流歡長歡不歡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歡之小者也問謀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魯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愚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各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關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上土地之故及其民

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晉陸渾之師之類是也

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於義而許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子墨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戰事之辭各有事類而過其密者者當微其義

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七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或作齒搗也武成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其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義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音韻 聲韻 行音 執音 春音 衡音 淳音 上音 邑音 邵音

雨如字

乾音于構音備去聲

以行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負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

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馬於度反○民為暴君所虐○孟子曰梓匠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入反始音淡衿之忍及果說文作嫫高果反○飯食也糗乾糲也如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兒二女也果女待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暴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求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如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禦暴非禦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從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圃與民間之圃宜王不終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

邪世不能亂周足以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

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與食嘗去登見者現。好名之人矯情于艱苦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性當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孟子曰不仁而

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雖其私智可以益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節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

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子墨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

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

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

所滅則常更立賢君。至柔尊也而得其心者不迫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

稷。威者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孟子

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

實也凡二十字合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意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

作 端 音

坊 本 程 上

無圍
或上
有圍

當坊
本作

頤坊
本作

韻
久反
塗與
塗通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子曰。君

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危與危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路稽曰。稽大不

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並多

憎當從上。今本皆從心。蓋傳馬之誤。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珍厥愠。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詩。抑風柏舟。及大雅。維之篇也。憤情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

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

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履。○徑小

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聲氏曰

樂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蠡是也。蠡者。蓋木器也。言禹時鐘任有鐘紐如蠡。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

知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音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

車可散行。故其轍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

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發明。自故今存之。亦未

知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

王發棠邑之。嘗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

觸音出反

醜武紛一作派

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攫。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過也。負依也。山曲曰隅。攫觸也。笑其不知止也。

疑此時齊王之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定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

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當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當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賅合而純亦不已焉。博而淵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于任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參則付命於天道則才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為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為美。力行其

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為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人能化使其大者。然無後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

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視其從於子。故則其有諸己者。或未盡實也。張子曰：願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

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視其從於子。故則其有諸己者。或未盡實也。張子曰：願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

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視其從於子。故則其有諸己者。或未盡實也。張子曰：願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

音 絹 拒 本 距 奔 聲
京 作 去

度 與
同 度

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願子行學不倦合仁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但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道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

豚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家豚也並關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逐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甚嚴故人知彼

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如此道之可及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

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載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

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性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幸而獲免乎。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之言猶信也

業屨織之有以素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

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從為云屨與乎屨夫子如子舊讀為挾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屨與也言子之從者乃隨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

躅坊
本作

坊本
達上
無以
字

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性也。門人取其言而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如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忍，但推所能達之於所

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窬，窟。皆為遂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

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過而罪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誦之也可以言而

不言，是以不言誦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誦，音泰。○誦，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誦，即此意也。便後隱默，皆有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

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劉明必推無穿窬之心。○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

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為言近而指遠也。○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此言不守

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者，捨也。○孟子曰：堯舜

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及之，古未有此證。蓋自孟子發之，言良曰：無常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

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其善。○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誠也。之，自然而中，非有

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

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率性之德也。

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蓋孟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感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當貴者也。藐之也。巍巍當貴顯之貌。藐而不畏之。則志意舒

得志勿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勿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

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般。楚危反。般音盤。樂音乘。去聲。○椽。棟也。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椽。棟也。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

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嘗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膾炙。炙肉也。膾。肉。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心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心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心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心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心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論去聲

見音現

見音現

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

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狷音顯，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

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

所謂狂矣。琴張名羊字子攻，子路戶也，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

狂也。問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文及行去聲。嚶，嚶志，大言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者，其行而不

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

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清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

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原同，荀子：德，字皆讀作

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欲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假之以其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

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

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音詳。踴，音高。反，閉音也。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

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誠，覆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我人既生於此世，則便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萬

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閤，如掩人之掩，閉蔽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蓋有閉蔽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

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
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

曰德之賊也臣待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原
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

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
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

苗之草也後才習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鄉原淫樂也樂正樂也
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癡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惡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

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事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
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

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
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

之術無他焉亦
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

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遠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

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
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敬素置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

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下孟 卷七 盡心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

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欲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符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滅減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符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舜聖之終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言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伯淳平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止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善治之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俾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時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傳之學於道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稱去聲

B212.72

(3)



全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1 0.40